

金氏宗譜





從來譜牒之重等諸天球河圖既不可不公其傳尤不可不擇人而
慎守誠恐後世不肖裔孫將譜私相典醫以改冒認同宗紊亂支派
致忝吾先人者茲于告竣之日議立成規凡各分領譜者須擇老成
士豫報名編號待印訂全部告成祖廟照號註名領執以便稽查日
後倘有典醫等情查出定於祖廟懸

忠肅公像責罰示儆追譜入眾擇人另領以昭尊祖敬宗之誼

其譜編排字號共計貳拾部

編號註名於左

第壹號蓮池崇公執

第貳號蓮池梅公執

第叁號蓮池禮公執

第肆號蓮池瑞公執

第伍號蓮池瑗公執

第陸號蓮池永富執



第柒號蓮池永蕙執

第捌號蓮池學模執

第玖號蓮池定海縣士奎執

第拾號蓮池定海縣士秀執

第拾壹號蓮池定海縣士翰執

第拾貳號蓮池志全執

第拾叁號蓮池大貴公執

第拾肆號蓮池南陵縣元彪公執

第拾伍號蓮池永啟公執

第拾陸號梅岡良公執

第拾柒號梅岡社積公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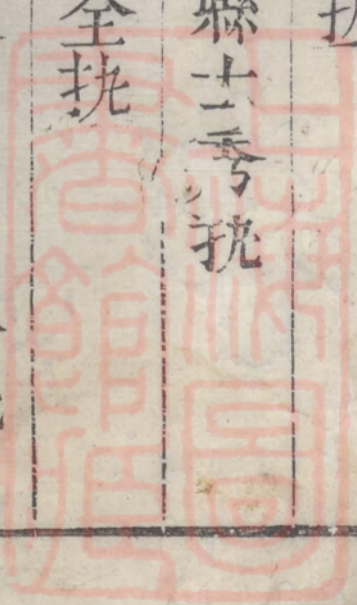
第拾捌號梅岡思寶公執

第拾玖號沙塘宣城元喜公執

第貳拾號沙塘宣城學仁執

捌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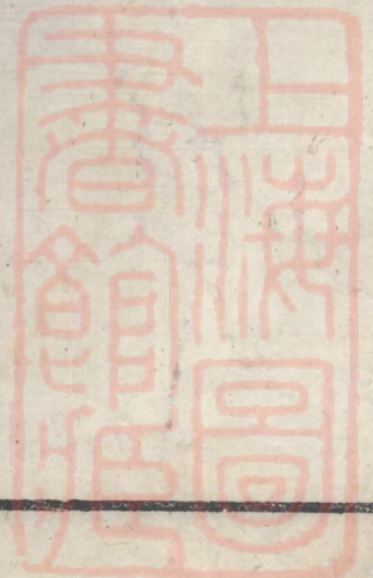
道光九年十一月十二日金氏裔孫衆等謹書



正



大



張



六經

梁克家書



全宋文卷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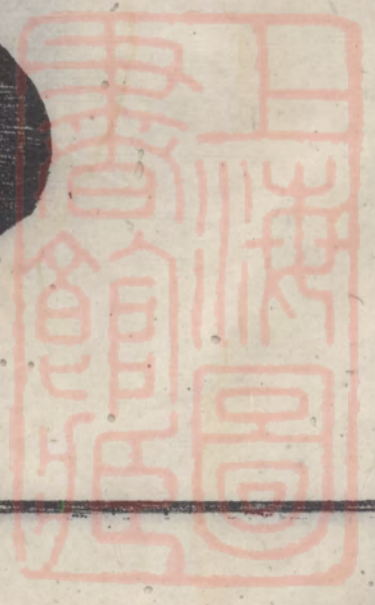
卷之六

字



岳飛

岳飛



水

木

水之類



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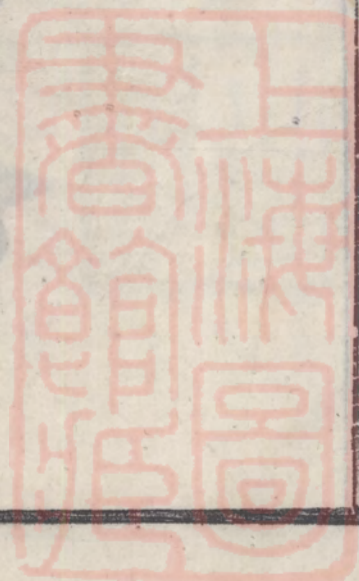
魏了翁

源



氣

禁



金鍾

金人



從人
正言

世來
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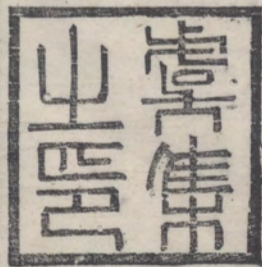
真集



燿

火

虞集



稅侯翁叔公像



全明雜作詩
卷之四

程危公像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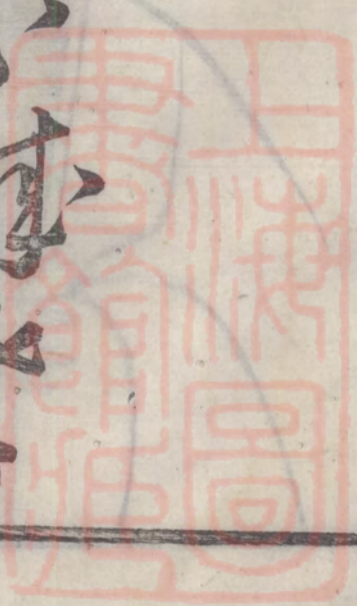
發得神生至人如玉海孝

格至精忠貫日

老龜相儼西李獨持發

龍鳳之表金玉其外
容就私其言有

謝枋公詩贊



尚書忠肅公像



忠通公像贊

龍鳳之表
崇玉之安
光捕而於

從之就
私其之
省言其
係亦成
毅

仰載
喉多
之世
之毅

謝枋得拜頌



題金氏藏卷

世以譜傳而不能以像傳能以像傳尚不能
以卷傳得並傳者必先人勲業著於當時道
德鳴于後世迺能留其像留其卷留其譜皆
永也金姓之宗其以德業輝映後先嗚呼則
若像則若卷則若譜自藏千百世不朽賢裔
子孫觀先遺之像讀先人之譜苟不生其仰
慕之心未之有也

吉州文山文天祥撰

右譜引像贊大字真蹟悉宋元名賢所貽蓮
池祖什襲世藏以為家珍迄今數百餘載不
至與夏鼎商彝同歸泯沒者知
祖宗神靈呵護遠矣特騰鐫梨枣以弁譜端俾
公其傳為同宗光其原本真筆與忠肅公遺
像宋高宗勅仍藏蓮池家廟子孫珍之等諸
天球河圖可也

裔孫世江謹識

金氏續修宗譜叙

譜之所係大矣哉禮曰禮履其所自始樂樂其所自生示不忘也吾旌邑西溪金氏其先蓋宋金忠肅公之後忠肅公安節以忠勲大顯於南渡之際再傳龍圖公簡以力學受知於西山之門厥後忠肅公曾孫曰知丞公滉遷居湖州值宋元鼎革知丞公長子曰三十公相偕其弟有公避兵旌德西溪仙人橋等處因家焉猶奉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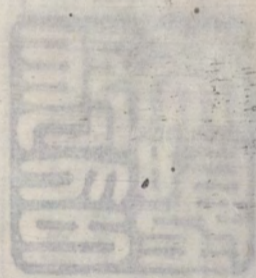
肅公遺像及誥勅并宋名賢傳贊手卷至今藏
之以爲家寶歷宋元明迄於今五百餘年傳世
二十而譜牒不修致先人事實泯沒無傳可勝
悼哉巳亥春予客宛陵值岷山以家譜爲念屬
予爲序余喟然曰岷山斯舉其以振五百餘年
欲墜之緒聯疎以爲親起衰以爲盛金氏自此
世系明矣文獻昭矣昭穆別矣且使後世子孫
聞風而起嗣先祖之徽音庶幾復有忠肅公其

人者出焉不大於祖有光也哉而金氏之興未
可量也斯譜之傳永無窮也余因忘其固陋爲
之序其首云

康熙五十八年三月朔日同邑後學登乙未科
進士張希聖書



士與余聖書



庚辰五十八年三月三日同昌翁學登乙未林

文汝其首云

可量也漢籍之軒采無陳也余因志其固剛為
人春出無不大效跡其出也特而金丸之興未



唐康

後者仰前烈之盛而忝吾先人者有戒念一脉
之傳而踈吾骨肉者有懼覩文獻之美而卑媿
吾名教者有慚尊祖而睦族別分而聯情聞風
而興慕其不有目於斯譜也哉奉斯譜者尚其
勗諸

康熙五十八年三月十三日忠肅公十九世裔

孫世江謹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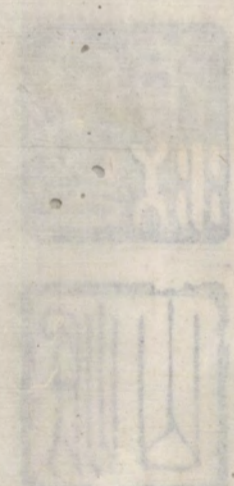


變

素烈五十八

雨

而興幕其不... 吾公... 之... 外...



金氏續修族譜叙

嘗聞玄鳥降祥而商人致頌履武生子而周人
作雅萬物之昌有開必先而可忘其所自始哉
故邇本尋源則必尊祖尊祖斯敬宗敬宗斯睦
族欲睦族敬宗莫先乎譜牒之修而合萬派以
爲一宗然譜牒非學士君子則莫能爲也吾族
自漢秣侯日碑公侍中倫公四十世傳至安節
公安節公三傳至知丞公知丞公之子相有二

公因宋元鼎革自湖州抱遺像與手卷避兵旌
邑遷居於此自安節公至吾行傳世二十有一
止存像卷而譜牒朽蠹難考余叔祖岷山先生
自擊藏卷慨然以修譜爲念慮贊助無人考求
無據恒以爲言余對曰先世圖卷雖頗殘缺失
次猶有世系之可尋至子和公而後父老猶能
傳之今將藏卷叅互考訂可知者詳其事實不
可知者紀其世系使後人有所繼述先生有志

於斯愚忝末議可乎先生曰諾已亥春歲試先生領披歸遂聚族而謀諸父兄咸踴躍贊助因取藏卷修之推其源而知先公自某處分來前代之支派昭昭其有序也衍其流而知某人自某處分去後世之胄裔繩繩其有派也枝幹脉絡條理整然且非止記先祖之謚名抑且推求往迹遙想前徽而爲之贊序藉非先生學老識超博洽經史知人之所未知豈能睹斯譜之成

沙塘金氏合譜序

部

日

以

縣

等

文

然

此

時

水

香

木有本水有源世有親踈地有遠近其先固一
人之身也吾祖忠肅公之後休邑多賢科第蟬
聯簪纓不絕正希先生出於其鄉其別居湖州
泉州者遂成閩閩名家惟吾族山居僻遠地寒
行薄雖辟雍芹宮代有其人而三代之英有志
未逮自始祖播遷以來與宗姓相隔河漢矣成
化壬寅有西公者自休邑來居沙塘與吾族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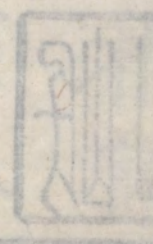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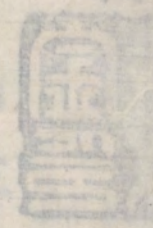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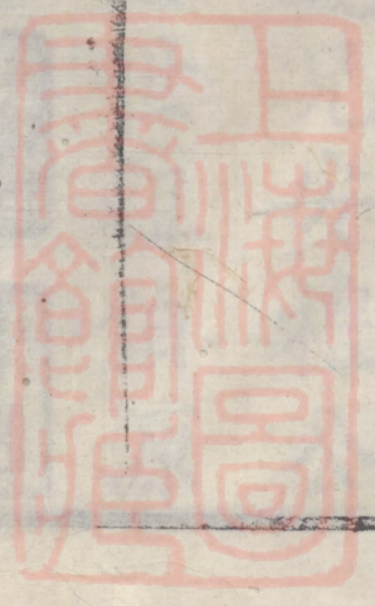
居隔二里許詳其支派實忠肅公之兄安禮公
之後十二世孫祿公之子也與予七世祖伯源
公當爲同行兄弟遂與分昭穆序長幼焉稱謂
至今蓋亦有年矣己亥春予族修治先譜西公
八世孫天達以藏本來會予曰世則遠矣而本
源一也若論其支派則汝與休寧親而與吾族
踈若論其村居則汝與吾族近而與休寧遠遠
者情日以踈近者情日以親勢使然也况水木

本源之在念而綢繆固結之日久殊非強合者
因取酉公以來譜其世系合為一宗以其居同
鄉世同好而又同出裕公之後也不然金氏之
居旌邑者多矣誰非秬侯之後者而予豈能盡
譜其源流本末也哉

康熙五十八年四月朔日世江謹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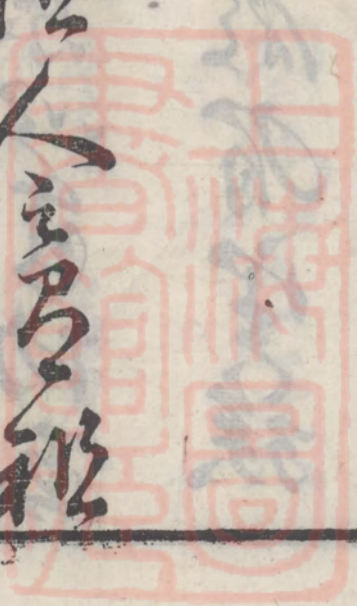


本朝正十八年
 籍其鄉處本
 承其邑青多矣
 雖世同族而又
 因取西公以來
 本朝之其念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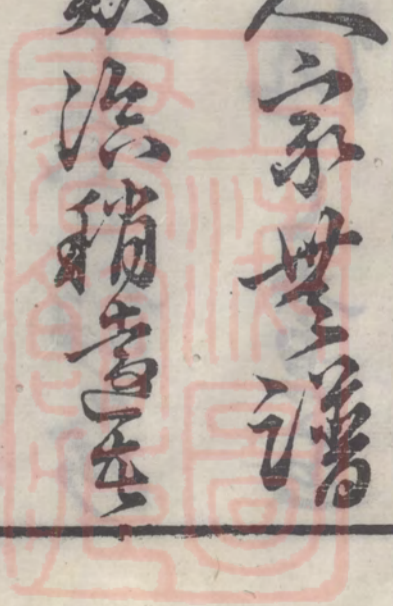


欽定姓族譜序

善乎物本乎人本乎祖人之本祖
於本之有根有源也由祖而傳星分
族布或東或西或南或北或因其地以
遷他方或因就錫而遷籍室帥或因商
賈以遷他邦或好山而居或與隣而
室散居
名變示可獲世美其譜深以統之書道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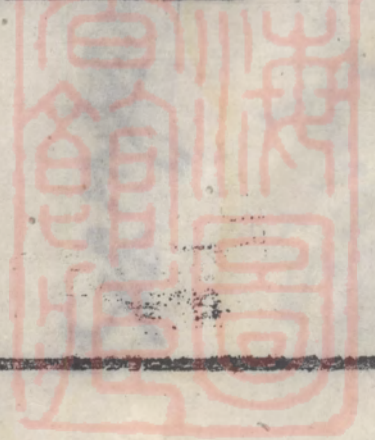
就諫望能素矣茲秋冬亦臨人之家世譜
 則歲時饋贈亦非其其慳忻歎
 至不相法因遂此譜身記而只傳述夫骨
 肉孝悌闔心禮義廣配之大日以為後
 人法欽州李姓好自日碑公傳至於京吏
 部尚書李忠甫公後商而之廣京以自功重
 恩輝於史策名儒配尊於文廟有定族



宰相之勅有燕坐名正之表上之勅也其
畧可見之而閩里至詳而微亦性之潘金
氏之史也史為信史譜為信譜大抵積之
厚也其澤多者本之洪者至枝茂為宗流
者誠能惟善惟法是宗則之之者者在
是祖宗之在古之在是之濟美之宗光
乎亦淑矣是為序

元統二年貳月朔日

翰林學士虞集撰



Faint, illegible text, possib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金氏續修宗譜序

蓋聞動人以仁孝之思者莫善於譜牒以譜牒之作也
所以垂孝源萬宗誼序昭穆別親疎以及遠報本
之情由此而深睦泐任卹之德由此而篤為人後者可不
以譜牒為念哉予自解組家居志崇推求此義適友
陳君敦三以金氏宗譜之修屬序於予予展卷讀之上
自序庶以迄我朝上下二千年綿延六十世圖傳昭
著昭穆詳明由固祖宗之淵源有自亦賴後人之繼承
勿替也予因詢其風土人情予友為予言曰人崇禮讓保
敦古要有三代之遺風焉故其間或蘊藉於詩書或躬耕
於隴畝或經商於四方人皆出業村墟遊民無不冠聞

堂不及先代而辟雍芹藻代不乏人予曰果若是即
能絕世祖武以祿及昆者也將見其振振兮絕絕兮以
傳之增竊以先大女以閭胥於是譜之修墓之矣是不亦
以不序

道光九年歲在己丑十月五日

穀旦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庶吉士宏園朱江去秋有打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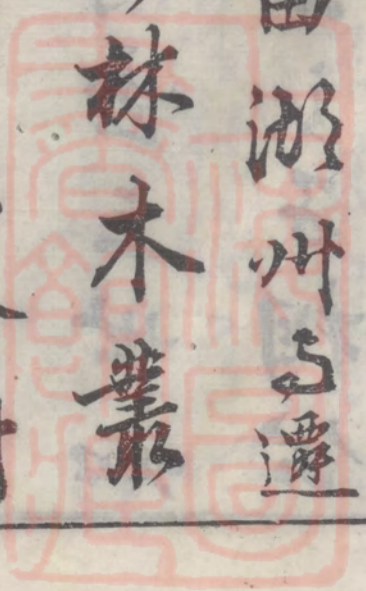


[Faint background text,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金氏續修宗譜序

從來家之有乘猶國之有史族譜之重
由來尚矣余觀金氏宗譜其錫姓雖始
於漢之日碑公而植基則肇自宋之忠
甫公公諱安節字彥亨為宋名臣其
忠勲大節之載在史策者班々可攷所
謂植基孔厚者其發祥必長傳至三世知
丞公由休邑而遷於湖州知丞公之子相公

有公復因避宋元鼎革之亂由湖州之遷
於旌之西區見生地岡嶺樵秀林木叢
茂二公遂於是家焉是為梅岡之如金村
由梅岡之西數百步山形環繞基址蕩平
泉甘而土肥相公之孫和公因相厥攸居而
卜遷焉是為蓮池之裡金村然村落雖今
不吉相慶凶相吊敦睦之道至今勿衰迄
由蓮池而西上約三里許曰沙塘有西公者



由休邑遷居於斯地西公與相有二公支派
雖今而原其世系別皆祧公之後也乃住沙
塘坡居者俱已寥寥無存唯遷於宣邑之
白楊街子孫蕃衍因念水源本存之思撰
成壁合珠聯之體今復踵生成規加以纂
集合刊舊譜牒彙成一帖余展卷讀之見五
世有圖之後列傳仿歐蘇之體裁叙昭穆
之次序且墓繪以圖使奕世無侵佔之患祀

置以田俾子孫生仁孝之思以及懿行之昭
彰壺範之貞淑條例詳明規範美備序
傳禮文具載於譜之前後者豈不有倫乎
序源之本固儼然為旌陽之名族矣豈強
合牽引者所可擲欵頌溯其原譜之編輯皆
出於岷山先生之手余生也晚雖未親矣其光
儀然從嘉言懿行中想見其為人固知其為
博洽士也譜既成復屬序於余余不揣固陋既



為之纂生成復為之序其巔末云

皆

道光九年歲在己丑中秋後三日穀旦

銀峰陳文漪頓首拜撰



傳籍文其載... 亦源... 本... 國... 旌陽... 名族... 合... 引... 者... 所... 以... 和... 新... 文... 辭... 賦... 曾... 韓... 道... 為... 年... 歲... 有... 以... 年... 歲... 以... 數... 引... 依... 俗... 嘉... 言... 然... 行... 中... 想... 見... 空... 本... 人... 固... 知... 其... 意... 於... 此... 集... 諸... 君... 臣... 以... 其... 謙... 卑... 以... 揚... 國... 體... 院...



目錄名次

卷之首

先賢譜說

例言十則

宋高宗勅

忠肅公家傳

龍圖公傳

龍圖公墓誌銘

卷之二

東山汪王廟記

忠肅公像贊三

跋五十三世至五十四世

跋五十三世至五十四世

跋四十八世至五十二世

跋四十八世至五十二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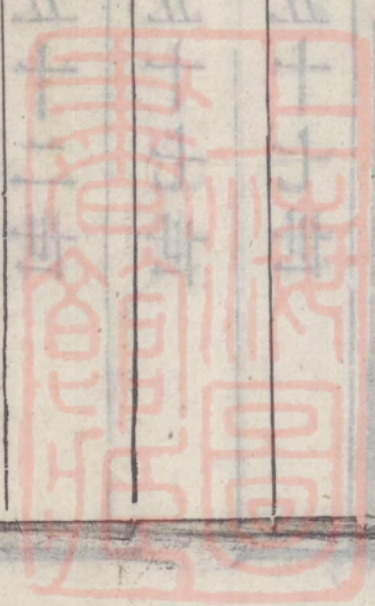
跋四十三世跋丞相公至四十四世

跋一廿至四十四世

跋四十三世知丞相公至四十七世

跋四十八世至五十二世

跋四十八世至五十二世



金氏續修宗譜

卷之首

目錄

述忠肅公遺事

附詩十二首

新增律詩一首

新增凡例十條

新增蓮池中門宗祠記

金氏統宗世譜支系圖

起一世至四十四世

旌德梅岡蓮池支系圖

起四十三世知丞公至四十七世

蓮池前五世圖

起四十八世至五十二世

梅岡前五世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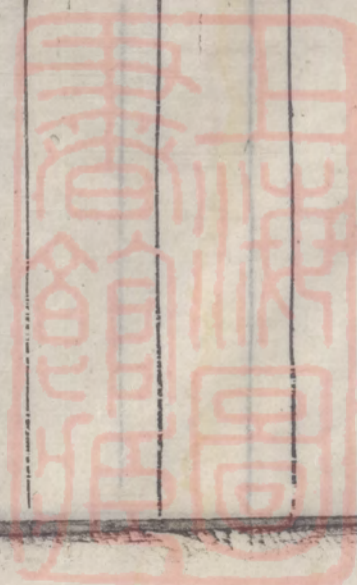
起四十八世至五十二世

蓮池後五世圖

起五十三世至五十七世

梅岡後五世圖

起五十三世至五十七世



蓮池近世支系圖

起五十八世至六十一世

梅岡近世支系圖

起五十八世至五十九世

沙塘支系圖

起五十二世至六十二世

卷之三

先世忠賢錄并附贊聯

金氏統宗世傳

起一世至四十四世

旌德梅岡蓮池金氏世傳

起四十三世知丞公至四十七世

蓮池前五世傳

起四十八世至五十二世

梅岡前五世傳

起四十八世至五十二世

蓮池後五世傳

起五十三世至五十七世

梅岡後五世傳

起五十三世至五十七世

卷之四

蓮池近世傳

起五十八世至六十六世

梅岡近世傳

起五十八世至六十二世

沙塘金氏世傳

起五十八世至六十七世

蓮池梅岡山圖墓記

起四十三世至四十四世

題跋五

起一廿至四十四世

夫世忠賢錄

起四十二世至四十七世

卷之四前五世圖

起四十八世至五十二世

世系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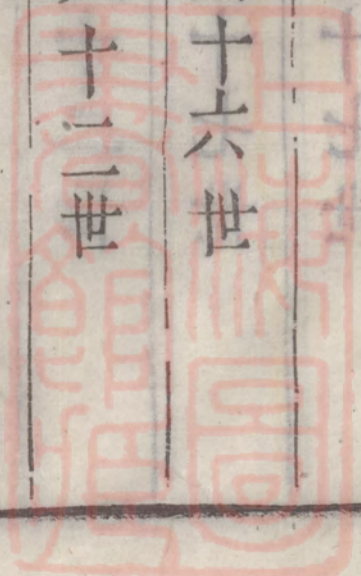
張氏十二世至六十二世

世系圖

張五十八世至五十六世

世系圖

張五十八世至六十七世



謹述先賢譜說

程子曰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

立宗法也

傳曰宗子無法則朝廷無世臣又曰宗法立則人知重本蓋宗法

廢而譜牒繼起猶足以補其所不及史記叙世家亦此意也

石林公曰凡爲人後稍有知識者當以譜牒胥心前乎此而譜不

立吾不知其誰始後乎此而譜不立則不知其誰傳若三代不

修其譜則爲不孝非人道也

朱晦庵曰人家三代不修譜則爲不孝矣

又曰已身以上稱公已身以下稱即此作譜之法也

深山董氏曰吾聞之傳曰先祖有善而弗知曰不明知而弗傳曰
不仁此譜之所由作也

王荆公曰余聞老蘇論譜謀謂可知者續之不可知者闕之此語
極有病夫人不生空桑豈無祖宗可知者固可續矣其不可知
者必夜而思旦而求推形捉影如今人之捕獸豈有不得者焉
苟失於知而又安於不知其爲不孝益大矣

程氏曰譜之要在明一本而濬其源所以尊祖而敬宗也究萬派
而清其流所以別親疏之遠近也辨昭穆等降之殊所以識尊

卑之次第也行吉凶慶弔之禮敦孝友睦婣任恤之行所以崇宗族之典禮也

陸象山曰作譜須要明白如某處分來某人某處分去枝幹脈絡條理不紊方纔是譜。如或相傳失真考求無據則亡諱亡世直書無隱此司馬公之圖繫歐陽修之譜例可倣也

宋景濂曰甚哉譜牒之難考也歐陽修譜圖世以爲甚精者其自言詢生通自通三世生琮爲吉州刺史當唐末黃巢陷州縣率州民捍賊鄉里賴以保全自琮八世生萬爲安福令修則萬之九世孫詢唐初人巢陷州縣唐末也始終相去幾三百年詢至

琮僅五世耳琮在唐末至宋仁宗一百五十餘年則閱一十六世其理竟何如耶甚哉譜牒之難稽也君子當盡心於所不知信其所可知而已耳昔賢有言曰三世不修譜爲不孝苟世世修之其有如前之失耶君子慎焉可也

王氏十朋曰凡作譜者不過爲祖宗重也人知重夫祖宗則所存惟仁而匪仁不存所行惟義而匪義不行何也恐得罪於祖宗

也

南史王懿傳云北人重同姓謂之骨肉顏之推家訓兄弟從族祖之外高秩者通稱爲尊同昭穆者百世猶兄弟也河北族人三

三十世稱從伯從叔今俗語曰宗族百世真有所謂也

呂本中曰國無國之道而後國亂家無家之道而後家亂故禮樂紀綱者國之道也宗法譜牒者家之道也

歐陽修曰族之爲言簇也尚夫聚而有別姓之爲言生也本其所自生氏之爲言示也示其所自分自姓統氏之制變而支派日已紊矣大宗小宗之法廢而族屬日已踈矣於是一姓不變者累數千百年而其子孫動且萬計賜者別者更者冒者紛復交錯於其間愈益難明而後譜牒之辨殷焉自周之小史定世系辨昭穆晉魏而下至於有唐氏國史錄於國朝家史明於里曲

然而猶有訛謬斷不知所由來古聖人之所定制吁嗟乎其終不復矣

白崖彭氏曰古者之保姓受氏也天子賜之司商協之立宗以聯屬之而忠義之教成朝廷之勢尊天下之家正保族者保天下之道也天下各保其族天下治矣

又曰自宗法廢而譜系與公卿起自犁鋤世家降爲輿皂颯旋燭轉消息興衰不能以相齊者數也自一人之身分而至於萬人者勢也一氣之推一旦萬世而不相忘者義也齊其數矯其勢以通其情而匡翼斯義於天地間使萬古不墜此譜之所以作

者仁也

高氏曰聞老泉叙宗譜有相視途人之憂且曰觀吾之譜者孝弟之心油然而生矣其本一家父子至於途人相視必待按圖而後孝弟之心生人心天理竟何如哉

呂東萊曰三代之時曰姓者統其祖宗之所自出者也百世而不變者也曰氏者別其子孫之所自分者也數世而一變者也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其得姓雖一而子孫別而爲氏者不勝其多焉尋其流可以知其源尋其葉可以知其根抑何易耶自秦漢以來氏族之制絕無僅有可謂簡而易知者矣然人罕有能

辨其源者王之氏一也吾不知其出於元城之王耶宜春之王耶邛城之王耶劉之氏一也吾不知其出於陶唐之劉耶奉春之劉耶元海之劉耶其能辨而不惑者鮮矣氏之馬者未必能辨其爲馬服之馬及馬援之馬也氏之石者未必能辨其爲周衛之石及後趙之石也古之氏族繁而知之者反多今之氏族簡而知之者反少由譜牒之明與晦而已

南陽公曰余思祖父母生我子孫有如樹木一般枝上生枝生生無窮則枝葉之在根本者不能悉達然後有生者枯者榮者瘁者故子孫數世後其中有富貴貧賤之不同智愚賢不肖之不

一亦理勢之自然者也作譜者苟以是爲去取焉殆不思之甚也

右諸名公譜說曲盡尊祖敬宗之義世之仁人孝子有志於譜者當三復於斯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衡之石及後世之石也
當三對飲此
本始也
及後世之石也
及後世之石也
及後世之石也

當三對飲此

本始也
及後世之石也
及後世之石也
及後世之石也
及後世之石也

本始也
及後世之石也
及後世之石也
及後世之石也
及後世之石也

本始也
及後世之石也
及後世之石也
及後世之石也
及後世之石也

例言

至數其脈此致凡皆意當辭之糾前人為一

四

一祖派重本原也或疑播遷之後恐有訛傳予曰郭崇韜之祖汾陽王識者羞之狄青不附狄梁公君子韙之今休寧下東朱紫旌孝等派雖同祖忠肅公其實猶仲雍子孫尊吳泰伯之類耳昔微子奉祭器奔周其後嗣蕃衍於宋謂非帝乙之子孫可乎吾祖相有公徙旌德時猶奉忠肅公遺像宋高宗誥勅及諸名賢親筆傳贊至今寶而藏之手卷猶存文獻確據何疑焉

一世系詳本支也或問忠肅公以來固無疑矣今按舊譜自金

全史綱目卷之百
卷之百
一曰碑公而下已四十三世新修自知丞公而下又十八世年代既遠遷徙屢更其間果無疑乎予曰前人無述而強附之固不可前人苟有述之夫豈無據而云然乎從先志可也

一始祖溯所自也禮曰祖有功宗有德少昊金天氏遠矣日碑公德盛功隆猶之遠也忠肅公者吾始遷之祖之高祖也在休寧則祖尙八公從忠肅公之高祖也吾族已再遷矣於今春秋祭祀猶懸忠肅公像推其近者斷自忠肅公始

一闕疑慎始傳也今按備公而下數世事實無聞祖塋失據甚
國言至遺其祖妣姓氏者意當播遷之餘前人佚而不錄致失其

傳後人將奈之何哉惟闕疑以俟他日或有訪諸湖泉二州
子孫庶幾有賢達之士猶能詳其姓氏蹟其墳塋者予將採
之以補缺略云

一憲章從所志也日禪公以來千八百餘年其間名賢碩望公
卿名元代不乏人以非嫡傳故不具載惟仁山先生理學上
繼朱子正希先生節義可並文山仁山吾宗也正希與吾同
祖而各派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予各有贊聯以附於忠
肅公文翰之後并錄其大畧使爲金氏後者知予仰止之思

云

一傳贊本功德也備公而下高曾而上先祖雖有美行子孫罕
所見聞悉從其畧紀世系而已高曾而下其有德業過人者
雖或瑜瑕不相掩子孫欲褒崇其先祖之美則錄美而掩瑕
是亦猶行古之道也其現存者不應自作贊語有讀書能文
創業貽謀者序其生平履歷以告來者少存謙謹之意以杜

一僭妄之端云

一事畧著實行也凡各傳下書生娶沒塋生子書宦業隱德孝

義廉節書必據其實跡用黜浮靡獨存簡要

一分族慎傳派也凡先世各派支系效歐陽之例五世爲圖或

因隨產居住或因宦業經商兵亂徙居他郡各於名下注遷
某處寓他鄉無定居者書失傳無後書止

一臧否別善惡也凡宗誼以士農工商爲務婚嫁必擇門戶相
對者如紊亂彘常婚嫁不計良賤致忝吾先人者俱黜其名
一排行正名分也從前排行每多異同恐世遠人蕃有紊昭穆
謹按自休屠王起下迄志字傳世六十甲子重周正當貞下
起元今始於志字共成十字異時雖支分派遠而昭穆了然
十世之後復立十字自一世以至百世秩如也明彰旣往遷

序將來惟於此慎之

排行 志士學有本希聖定以成

光昭能紹祖中正必盛榮

賦示令飲休志字

勤慈自村畧王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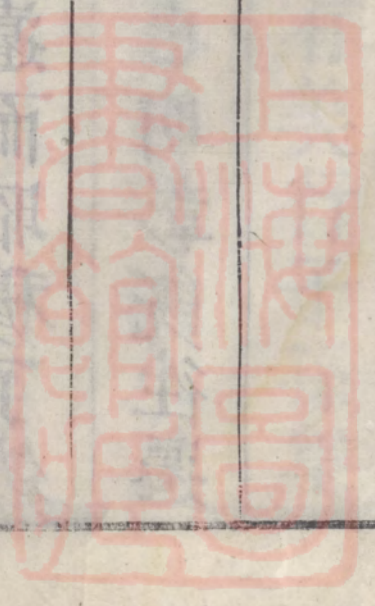
一 惟育收養

惟育收養

一 一 錄否

一 某氣

一 因



宋高宗皇帝除金安節監察御史勅

勅司農丞金安節可除監察御史爾以御史論

事稱職擢居諫垣而能秉心不回忠言屢聞

攷其所爭之義皆有可行之實予惟

寵嘉之茲復命爾往貳厥職樂於從善

朕心亦可見矣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

弗用必亂邦也爾謹視中外毋縱詭隨以成

我純一之政餘如奉

敷文閣學士金公家傳

先公著姓金諱安節字彥亨其先京兆人也唐末徙歙之休寧縣
遂家焉曾祖諱仁用妣蘇氏祖諱應辰妣洪氏父諱裕贈通議大
夫妣朱氏贈太淑人先公生而穎悟日記千言識趣不凡容止莊
肅家貧刻意務學太淑人躬紡織以給資用少長遊校舍聲譽益
著操行益勵貫通經史尤精於易學者多宗之嘗著易解以遺後
人葛司成勝仲自禮部郎宰鄉邑一見期以遠到每於政事之暇
相與講明義理至日昃忘倦教授張矩因見其文尤加愛敬遂以
其子妻之語人曰平生無如意事但得佳婿耳時國家用三舍法

取士竟以鄉校貢入太學一就公試卽首多士遭通議憂居喪三年克盡孝道適張寇之亂居民逃徙亟奉喪事與祖仁用合葬於溪之南郁山至終制再入京家貧乏裹糧親族哀率僅得錢五千以助其行遇沈公晦於汴上見先公論史衮衮不可窮遂與定交已而就晦榜登第時宣和六年也初任洪都州新建簿方時艱難義不辭勞部使者交譽之期年薦書七上秩滿范丞相宗尹引爲刪定官當紹興初法令散佚方命修次同僚以先公通練博洽凡一專司法悉以委之書成會廣中得舊新修若合符節衆益歎服以爲不可及改宣義卽舊例改秩多卽遷而先公獨滯故官謝祖

信遷寺丞見宰相曰金剛定改官在衆人之前以不事請謁無爲言者祖信不敢先之五年召見奏對稱旨太上皇曰金安節好秀才若加溷養有用之才也除司農丞或問公知召命否今侍郎張致遠爲中司時所薦合往謝之公曰彼爲朝廷薦人豈私我哉竟不往渡江之初庶事草創國用匱乏首論今日急務惟食與兵軍旅之政歸之宥密旣得其要矣惟財用所總則委之戶部廟堂之上無有專其任者於足食之計未可謂得也夫奉行法令稽考簿書以謹有司之職者戶部之所能也調國用之盈虛察計臣之能否謀畫於陛下之前而施之天下則戶部有不可得而與者矣宜

專遣一司以大臣領之如樞密之處本兵凡內外財穀百官之長
皆得察其勤惰考其殿最而黜陟之財計出納悉在目中如指諸
掌又論軍興以來國用歲廣言利者日益繁然皆瑣碎楮克無益
國之大計古者取民不過租賦自漢而下其法益密其取益細至
於今不可有加矣儻欲增之是直爲國歛怨專利而不顧又安可
爲哉爲今之計獨有推行營田之制以省邊地轉輸命郡邑守令
禁遊惰招流亡興潴澤陂池之利以備水旱使民務本力農以廣
播植庶幾田野闢而穀粟多緩急有以供上公之求而無容怨是
爲長久之策矧今境土未復兵革未息一卒以上皆仰給縣官國

用之匱其誰不知莫若昭然布告使知所以取之之意不必避科
歛之名而別爲之法也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財訓農通
商惠工而國家富盛十倍詩人美之亦曰秉心塞淵騶牝三千區
區衛文公猶能以遷徙之餘致其富盛如此豈有以上聖之資撫
中興之運推至誠尚勤儉以化天下而長患不足者乎又陳和糴
之弊謂民爲邦本食爲民天國家之務莫此爲急先王之時穀貨
均平農民具贍而無甚賤甚貴之患者以謹視登耗四時歛散而
足食之政行焉耳方今恢復土疆宜廣軍儲豐年已屢固當有備
而有司苟度目前穀賤之際則以闕錢爲辭而糴不加多及乎穀

金史卷之百一十一
卷之百一十一
價既高民且艱食而猶收糴不已是豈發歛之政哉今西成在邇
宜詔有司蚤備糴本於豐登州縣置場和糴取其收糴最多而不
擾於民者優加褒賞使知所勸庶幾所在官司各務廣糴以實倉
廩軍食之餘可以賑惠雖有饑饉非所憂也又論奏人臣之事君
所當先者國事不可以自營所當勉者職業不可以自安况今國
步未平四郊多壘正臣子忘身盡瘁共濟艱難之日苟爲利祿是
圖而不恥節義之不立宴安是懷而不憂政事之不修將何所賴
哉陛下臨御海宇於今九年公聽博採以盡群情宵衣旰食以勤
庶政而又播告之修屢加訓飭俾懋厥職同底於治小大之臣精

白一心以承休德然士風不競爲日已久不恤國事而自爲身謀者尚多有之不大明黜陟以示勸懲未易使之丕變也臣願陛下詔股肱耳目之司察其趨向考其勤惰有能憂國忘家服勤無怠者不惜顯擢其或懷私偷安無益於治者亟加汰黜庶羣臣竭誠盡力仰副陛下憂勤國家之意言皆剴切救時先務六年夏遷倉部郎官明年五月駕幸金陵而先公畱不豫行朝廷別除郎符遂乞解職時以國子監丞處之竟以親老辭歸是月復召赴行在所旣對稱旨除監察御史除目一頒中外聳聽迺建言四方知朝廷有人而無敢不服者以慮無遺筭動無過舉故也倘或謀謨不臧

舉措失當使衆庶至於竊議強悍得以輕視非以示四方也陛下
臨御以來推誠用人視古無媿而棟幹或撓莫克勝任皆由自用
夫區區之智而無以揆天下之事是以察理不明定計不審屢舉
而屢不當也夫自用不若用人用寡不若用衆國家建輔弼之臣
置諸左右非苟取充位而已蓋欲彌縫朝政之闕失也今天下多
事正馳騫不定之時臣愚欲望陛下斷自宸衷衆建大臣而使均
任其責庶幾分職率屬而不至於專權同寅協恭而不至於備位
可否相濟謀無不獲動皆適當克成厥勲以彰朝廷之有人而折
衝於萬里之外矣又論勝敵莫先於自治欲自治則選將以訓兵

擇吏以安民恤費以豐財誠當世之急務不可以不加之意夫兵所以驕者以將非其人愛而不能合厚而不能使也欲選將則當戒姑息而取其能撫御者民所以困者以吏非其人依勢作威倚法以削也欲擇吏則當黜貪暴而取其有惠愛者至於卹費則禁浮靡除冗蠹公私之費無所不當卹也然後畜力養威待時而動戰必勝攻必克矣何敵之足慮哉昔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文王退而修教崇降爲臣攻守之計未有不先於自治者此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宣王之所以中興周室而垂光簡冊也先公論多切直一時公卿大夫雖有不樂而識者韙之越兩月遷殿中侍御史

時此職久虛既拜命帝謂曰此朕親擢以卿忠亮備見奏聞可宜
安職時秦丞相再用方得君權勢燄灼無敢忤拂進其兄梓知台
州先公連章論其僥冒謂始校尉而煥文學繼以文學而直赴殿
試自改官以至後來差除皆非其所當得如此豈復知朝廷有公
道縉紳有公議凡所彈擊不避權貴直言無隱上雖曲意勉從自
是大忤權相力求歸便養親帝諭之曰卿若去是朕不能容直諫
之臣終以是告歸繼丁大淑人憂居喪盡哀三年不入私室鄉閭
皆稱其孝至服闋主管台州崇道觀秦氏勢益盛中外側目先公
既與不合不復通問或謂少宜下氣彼能爲人患先公曰得失窮

通是亦有命又安可失其素守竟坐是擯去者十有八年權相死
天子厲精庶事比前時之直言被抑者皆相繼召用閱月起知嚴
州兩降旨趣行至則以長者處官不任刑罰時有詔守臣到任半
年條奏民間利病先公首以五事奏上如平民間租稅折價蠲私
逋利息過取均船戶差撥之令限軍兵借請之制與夫裁削錢監
官吏冗費奏上悉蒙采納比諸縣科買之例羨餘之獻一切罷去
在郡一年俸餘之積並不納宅寄藏於庫登附版籍至今父老相
傳皆能言之除浙西提點刑獄被命出決淹獄每行得訟牒數百
閉閣秉燭平心閱之多得事情民以不寃持節半年按讞詳明一

路肅然先公久處閑廢起爲守憲例冊上供甚厚並却之雖厨傳
什噐帷帳籃輿之屬一無畱者曰此有司之物於私家何用有旨
召見除大理寺少卿雖貳官廷尉不專籍法律繩下首言明刑者
期於無刑聽訟者欲使無訟宜明訪監司守令不必專用法律苟
有可贊教育者無大小必行庶幾先民未犯而格之又言鞠獄者
欲得其情議獄者欲當其罪一或失之則民將無所措手足不可
不謹也又論獄情之不能無失者以奸猾之吏附勢徇利有以蔽
之也附勢則觀望而權豪勝徇利則貪墨而賄賂行伯州犁之上
下其手以勢也羊舌鮒之黷貨無厭以利也而况於胥徒乎故知

獄莫先於戢吏吏姦戢而聰明可悉忠愛可致欲望聖斷申飭守
臣虔奉詔條獄必親慮率僚屬以正馭胥吏以嚴察其奸猾首斥
去之俾觀望意絕賄賂不行斷獄得情人無寃濫以仰副陛下哀
矜之意時獲僞造塩引者中書必欲置之死公力爭之以爲造來
已十餘年塩官之合追逮者多顯貴亡歿幾半且案問自首無死
法因得減等兩浙轉運使遣其屬王悅道鞠仁和令王績獄不以
實遂付之大理先公以勘者不實當究問悅道卽醫師王繼先之
子也有寵於權貴屢因人丐免先公不釋必欲正其罪已而三降
旨方得免又論教者所以導人爲善刑者所以禁人爲不善教之

不率然後刑之故刑者所以弼教而非言治者所當先也舜命稷播百穀契敷五教而後命皋陶明刑以弼之可謂得本末先後之序矣故不足於教而後言政不足於政而後言刑教行而民化雖善政無以加又何以刑爲哉陛下以上聖之資撫中興之運體天地好生之德順億兆欲壽之情民生斯時宜皆樂生而重犯法天下無一人之獄矣而刑未至於措而不用者豈固難化哉蓋以州縣長民之官不以風化爲意而訓迪有所未至故也夫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以承流宣化也今乃獨以簿書錢穀爲急至於風俗之淳漓民情之媿惡皆若無與於已事部刺觀風者亦徒以其供

輸及期文書如式不爲其下所訟則已矣化民成俗之方未嘗遷
而問焉民未臻於耻格宜也昔黃霸守潁川百姓向化獄成八年
而無重囚孝宣褒之卓茂宰密縣舉善而教人不忍欺教化盛行
光武賞之使天下守令皆如此二子刑措不難矣尋以固空有詔
獎諭二十九年四月徙宗正卿徊翔卿寺者凡四年有言其獨立
無援者帝曰朕亦知之已有所處八月遷禮部侍郎明年三月遷
侍講九月遷給事中上謂大臣曰朕熟知其人老成且極正當必
不沽激以求虛名邊報頗急軍務繁興先公首以進取招納備守
三策進謂去歲逆亮渝盟侵犯淮甸克焰方熾遽以殞滅上寬莫

大之憂此實宗廟神靈與陛下仁聖憂勤有以感悟上天故假手
其下以行誅殛其爲夷狄戒可謂昭灼矣雖可爲慶而未可恃也
蓋天道善應其所傾覆常因乎人今中原之民皆吾民也有機會
之可取如之何不取然觀自昔英雄之君削平禍亂未嘗不先固
根本而後征討以致寧一者如漢祖之関中光武之河內魏武之
袁州是也由是言之進取招納雖當乘機而備守之旣固以之進
取則兵勢益壯而易以成功以之招納則人知所恃而樂於從命
不可不蚤圖也又論擇將治兵之術謂治兵者一於嚴而不撫之
以息則怨一於息而不御之以嚴則驕怨固不可爲使驕亦不足

恃也故曰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溪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
俱死又曰愛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亂而不能治譬如驕子不可
用也至若選用將帥宜博舉而審取則良將之材可得矣故吳起
以翟璜薦而守西河韓信以蕭何薦而拜大將汲引之路誠不可
以不廣也自古備邊之道代有不同莫如我太祖皇帝淵謀睿略
最爲盡善蓋其要惟在於擇人而久任故操術甚簡而收功甚博
如李漢超屯關西馬仁璃守瀛州韓令坤守常州賀惟忠守易州
何繼筠鎮棣州以防北虜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州李謙溥守
濕州李繼勳鎮昭義以禦大原趙贊屯延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

誨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以備西戎其軍市之租
並賜諸將不問出入故無拘制而不乏於用以之養士則足以得
死力以之用間則足以得敵情其任之久者或至三四十年少者
猶不減十餘歲迄於天下大定不知有疆場之憂非淵謀睿略之
盡善而用得其人之效歟今淮甸之地控制邊隅今猶昔也如欲
爲備禦之計願詔大臣遴選智謀勇果有志功名之士毋間文武
毋拘品秩付以一州責其自守凡土地之所出財賦之所入悉以
與之俾得自用雖上供之數一無問焉如治陣墮繕器械犒士卒
募間牒之類皆得便宜從事其事關國體者然後以聞朝廷爲裁

其可否而施行之又宜審其才實詢其能否而後付之仍論以久
任之意使咸知未遽更代則必悉其心力不爲苟且之計矣又論
國家之大事在戎天下之安危在邊欲安天下在於嚴邊防欲嚴
邊防在於節武備易之彖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其象曰君子以
常德行習教事高城深池以嚴邊防所謂設險也治兵振旅以飭
武備所謂習教事也夷狄未賓尚窺邊境設險守國誠今日急務
豈可憚勞費而因循不議哉近者竊聞劉豫爲虜所執驅之以北
此雖得之謀報未審其由虜情多變難以遙度然去順效逆禍終
自速夷狄無信不可恃也是殆上天悔禍使復爲國家驅除以啟

中興之運爾况祖宗之德澤未泯陛下之仁恩已深思漢之民捨
本朝將焉往哉臣謂正當申嚴守禦以固吾疆陸多遣間諜以招
彼携貳通好之使未可遽遣順動之計更宜緩圖使民心不搖軍
聽無惑養威持重徐觀其變然後起而圖之則定計審而臨機速
舉無遺策矣時楊存中差往淮南西路採訪事宜欲併廢廬州并
管下四縣以附舒州欲徙和州於東關并改和州爲歷陽縣而合
肥歷陽二縣并升軍額仍各差兵將屯戍臣竊謂朝廷欲併省移
易州縣之意大要不過有三一曰專據形勢要害欲以禦寇二曰
忝酌遠近道里欲以便民三曰減罷官吏浮費欲以足用今據存

中等所申欲以廬州一郡四縣之地以附益舒州則是舍形勢而就僻陋如備禦何欲以廬州一郡四縣之人而供輸帥府則是舍近便而趨艱遠如綏撫何今兩淮經兵火之後城郭室廬焚毀戶口牛畜散亡見雖招集猶未復業帥司欲行措置茫如捕風無所用力今據移郡置堡創建官府豈無騷動謂之省費得乎卽此三者無一可行然叅酌事宜權衡輕重緩急先後當有次第爲今之策莫若以戍兵爲首屯田次之修築城堡以控要害又次之蓋州郡無兵不可爲守百姓無兵則不能安業如廬之合肥和之濡須皆昔人控扼魏明帝嘗云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守祈山賊

來輒破於三城之下而孫權築濡須塢累攻不克守將如其寧等亦能以寡制衆蓋形勢之險攻守百倍豈有昔人得之可以成功我今有之而反自棄之非良策也自餘弓拏手又當續次舉行無不可者欲望朝廷特於沿江量遣將卒一二萬屯二州使壁壘相望足爲沿淮一帶聲勢然後廣開屯田使兵民雜耕仍修築東西關之險以備固守况濡須巢湖之水上接店埠下抵江口可通漕運則二州之戍兵與其就食沿江初無少異而卷舒之間成效相遠矣隆興初年金國僕散忠義遺三省樞密院書論和議畫定四事其一叔姪通書之式二割唐鄧海泗之地三歲幣金銀絹之數

四叛亡俘虜之人有旨令侍從臺諫於後省集議遂條奏今日之勢非惟中國在於速和而虜意亦未嘗不欲和也近北使之來書詞雖嫚而卒將情狀畧可見矣然又懼我測其來意而有輕之之心也故倡爲大言邀索舊禮儻若直情徑行而不示以開納之意則邊備未固國力方匱亟與之戰能無殆乎若因其咫尺之書遽爲之屈安知不乘我之怯繼以難從之請不與則廢前功與之其何以爲國謂莫若折衷斯二者而婉辭以應之使彼有以藉口而吾可以紓難其庶幾乎昔慶歷中契丹挾西夏之擾無故而請地求婚其詞非不大也仁宗一再遣使稍增歲幣而今之計彼旣欲

和議理難拒絕當權時之宜與之通好以休兵息民當選將勵兵蓄威養銳大修軍政以爲後圖且謂旣許通好則使命不得不通但我所欲者削去舊禮彼雖肯從猶有未盡如世稱姪國號不加大字及用再拜二字未便可從至海泗唐鄧爲兩淮襄漢屏蔽亦恐絕中原士民歸向必不得已寧於歲幣少增其數以厭其貪求但修奉陵寢迎護梓宮當在所先宜於國書首及二事然陵寢地居河南今欲其以地歸我未必肯從議還禁地但因遣使入國恭往陵寢朝謁上嘉納之是時廷臣各有違議而主說不一明年正月虜復以書來上不欲報而湯相固請答之進呈上以書詞示弱

却不用繼而僕散忠義以未如所欲爲詞遂與志寧分兵入寇自
清河渡淮守將魏勝戰死上聞有虜師乃命湯相都督江淮兵馬
仍詔嚴爲邊備大學士張觀宋鼎葛用中等七十二人伏闕上書
乞斬三姦臣而用胡銓金安節虞允文龔茂良等協謀同心以定
大計時有白劄子欲車駕幸金陵有旨令臣同議奏臣竊惟建康
江山險固從昔以爲帝王之都蓋以南控楚越西連巴蜀北接中
原最爲形勝今將圖維經略指揮號令固宜駐蹕於此然而兩淮
師旅之後藩籬未立自昔所以壯根本而固形勢者一切未備至
於宗廟宮室官舍城壁倉廩營壘皆非倉卒所能辦集民思拯救

全上經傳卷之三
卷之三
如在焚溺臣謂宜頒詔令明賜曉諭以建康臨安猶唐之東西都
今雖暫還臨安自此當往來巡幸仍詔有司按求吳晉以來城壘
舊迹以次營治以俟駐蹕庶可慰遠邇之望成宏濟之功時淫雨
傷蚕麥詔從臣陳弭災之術嘗聞陰陽之氣行乎天地之間慘舒
而爲寒燠溫燥而爲雨陽氣均則和氣偏則沴雖云天運有數實
與人事相符聖人居泰則裁成輔相以保其和遇災則恐懼修省
以求其應用能導迎善氣變災爲祥凡在履載之間動植之類罔
不由斯道也比年以來上天降康擊壤之民罔知帝力今春苦雨
上軫淵衷爰命邇臣各陳已見願惟淺陋曷足奉承弭災之方莫

先修德陛下清明在躬體天法道凡所以娛耳目而感心志者未嘗有一毫之累帝王之德無以加矣淫雨之害曷咎而然竊意卿士之列郡邑之間有未能上體德意而感傷和氣召致災沴者如刑罰之失中賦役之不平貪夫侵蝨以傷民財暴吏肆虐以戕民命有一於此皆致災之由也官曹清肅民無冤濫則和氣可召而災害不生矣時朝廷集議奉太上皇帝太上皇后尊號奏陳仰惟太上皇帝以盛德大業光啟中興方聖躬康寧未及倦勤之年斷自淵衷傳禪聖子巍巍功德雖堯舜有所不及蓋堯老而後舜攝至於舜之授禹亦以耄期而後遜位則今日之舉真有過於唐虞

此特臣子一時歸美之言雖窮天下之竹帛不足以形容聖德之萬一陛下初登大位深惟極天下之養未足以盡欲報之誠故擬加徽稱以致尊崇之意然猶謙不自決特盡群議臣竊謂臣之事君子之事父所以崇報推美之心豈有窮已然自堯舜三代以來能盡事君事親之道爲天下萬世臣子之法者一本於禮而已禮之所有不敢以不盡禮之所無雖毫髮不敢有加焉謹按三皇稱皇五帝稱帝既以兼三皇五帝而爲之名而天下之父則曰太上皇帝尊之至也唐明皇不考於義乃以皇帝爲尋常之稱遂加以開元聖文神武之號違禮悖義先儒固已非之我朝政事多循前

代故典至於徽稱之上祖宗每以爲難或降詔禁止或削去繁文
或終不俞允其意可見矣迨神宗皇帝始毅然不受遂爲萬世法
自是累朝遵奉以爲故事子孫所宜世守而勿失也臣願陛下事
親之孝無一不合於禮而太上皇帝之盛德全美益昭著於天下
惟聖慈裁鑒之孝宗皇帝臨御之初首詔講讀官宿學士院燕見
咨訪甚悉時先公啟陳皆切治體如嚴用例之弊革內降之恩去
浮冗之費廷臣有不法者卽論奏無所迴避上嘗對大臣稱其誠
實一日因奏事罷上面勞曰近日都不見卿繳駁有所見但繳進
朕無不聽時周益公同在後省益公愈加敬焉張魏公趨朝語於

衆曰金給事真金石底人不可干以私力薦公可爲執政時以論列曾龍事正忤上意不果遷未幾拜兵部侍郎先公久欲去位至是或以爲非遷勸其決去曰若爾乃躁也事君之義不當如是越數月乃丐祠凡四上皆降詔不允執政者亦爲之言乃以敷文閣直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時胡澹庵銓居後省亟行繳奏臣聞書曰圖任舊人共政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金某太上之舊人而陛下之老成也臣嘗兩奉聖訓決不令其去位臣切喜忤謂陛下納諫之誠遠追堯舜貪賢之美不減湯武臣退而書之以爲萬世美談王青在耳忽除金某職名宮觀臣實未喻陛下直以金某

年當致仕遂聽其請以漢張蒼七十餘不當爲柱下史唐張柬之八十不當爲宰相况國朝富弼文彥博皆八十餘尚不聽其去金某齒髮未凋筋力尚健究心職事愈於丁年憂國之心不在衆後豈可遽令引去陛下留之經筵亦何不可如臣等輩不及金某遠甚金某引去臣等胡顏伏望聖慈追寢成命令金某依舊供職昔韓愈謂孔戣不樂居朝非國家美事遂抗疏留之前日汪應辰力疾乞去虞允文抗疏留之太上欣然賜可况陛下尊用老成必不以臣爲狂而幸聽之上從所奏繼而先公又伸前請上曰前日以卿請不已姑勉從耳後有繳留雅合朕意臺諫亦來留卿卿其安

職隆興二年正月除吏部侍郎兼權尚書舊例率以宰相排馬出
局以故事多壅先公獨盡日裁處不憚勞識鑒精明流品一清凡
所論奏忠誠激切不惜盡言自是請謝事益力章屢上不允且頌
詔俾安厥職具奏云臣之事君無敢有已故仕則義當致身君之
使臣當閔其勞故老則禮容謝事臣雖愚於服勞之義不敢不勉
况才力綿薄學術空踈歷歲雖久寸效蔑如今行年七十血氣已
衰尚玷邇聯日積瘵曠若復貪榮不止譬猶駑力既竭強以取途
策勵雖勤何救蹶失况所居銓部最號劇曹方當革弊之時是豈
養疴之日儻不知退冒茲寵榮必至顛覆以速罪戾抗章七上情

辭懇至不可遂留詔以敷文閣學士轉一官致仕賜對衣金帶鞍
馬時去郊祀不遠特許奏薦不降等恩澤與其姪俱承受及陛辭
之日上曰卿且暫歸旦夕復召卿目送久之見其官服止繫帶復
命之回從容問勞曰卿尚未佩魚待以金賜卿退而返家卽拜君
賜乃上表稱謝云仕合引年亟上還於官政恩深優老重蕃錫於
寵章伏念臣名玷儒科迹塵官簿夙際中天之運首蒙太上之知
一去臺綱七更歲閏賦歸來之什將了餘生哦羈宦之詩已如隔
世迄更張於大化遄收召於孤蹤曾靡賢勞更陞法從矧英主大
有爲之日實能臣勉出力之時而臣婉婉凋齡婆娑餘蔭雖耿耿

之尚在顧番番之旣愆爰布腹心願丐骸骨謝事而猶加以職辭
榮而反陟其官迨進謝於明廷復併叨於殊錫俾耀服乘之飾歸
爲閭里之榮臣雖老丘樊敢忘魏闕長舉頭於聖日冀歿齒於恩
波帝所歸來莫續鈞天之夢田間息偃尚賡擊壤之歌又奏紹興
初效官行在卽叨太上皇帝聖知自刪定官賜對除丞大農擢任
言責去國雖久簡記不忘更化之初首蒙收召更歷中外躡名從
班恩德之隆靡捐莫報陛下出震乘離萬物皆照臣得以綿薄依
光日月待罪瑣闥二年之間屢蒙親擢息踰崧岳戴負難勝惟是
服勤兩朝始終眷遇今當遠去軒陛然犬馬之情豈勝戀七欲乞

特詔有司許臣詣德壽宮朝辭庶幾臣子瞻戀之誠獲伸萬一去
都之日自從官而下送者數百人皆相與歎羨以爲中興以來全
名高節鮮有其比作歌詩以紀頌者甚衆道傍觀者如堵皆言可
惜此老子去其爲時所重如此上復謂宰相曰金某丐去可諷諭
之且晚當再召用詔語云雖無人乎子思之側長者不留抑使親
聞伯夷之風頑夫丕變述上旨也先公既歸未幾太學生許衍等
百餘人伏闕上書乞召用及從官臺諫以爲請者相繼不絕在法
致仕尚請俸給之半公獨一無所取生理蕭然所入不繼僅有伯
祖通奉義撥之田以給家食紹興戊辰建安章侯來守鄉邦時苦

早飾躬齋戒遍走群祀大雨隨應歲事以稔廼立亭於城上扁曰
慶豐屬先公爲之記郡有英濟王廟而本邑獨無每遇水旱則迎
請香火於別祠以禱之事已則撤民無所瞻仰紹興癸酉蒲陽吳
令君出宰休寧因遇旱暵復舉故典旋卽感通遂大啟祠宇不日
告成邑民有請於先公願記述其事而鐫之石退居凡七載恬靜
自處無異於韋布之時暇日則杖履自隨涉近郊徜徉於葆真山
下超然自適每對客曰臣之事君當致其身今旣謝事則此身方
我有家居不事杯酌或親故厚善者過訪清談盡日以貧自樂出
處不渝至乾道七年正月二十有一日以疾終於正寢了然不昧

如悟化者此皆平時學力所到達死生存亡之理而然也享年七十七官至中奉大夫遺表聞贈通奉大夫爵休寧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少保謚曰忠肅淑人張氏後先公八月奄棄累贈和國夫人有子二人長備文林郎四川總所幹辦公事次子侃朝請大夫通判揚州女二人長適宣教郎汪擇善次適廸功郎汪璜孫四人簾朝請大夫通判瑞州簾承直郎泉州司檢踏官毅通直郎吉州太和縣縣丞簡文林郎廣東師舶監官乾道八年春奉遺命與同夫人張氏合葬於縣南葆真山祖塋之左葬之日家無贏資遂鬻所賜金帶以奉襄事里人汪彥文爲文以哭

之曰先生之清當今伯夷先生之和下惠不如任慕伊尹學宗仲
尼進退無愧始終不渝璞玉渾然莫指瑕疵名高竹帛百世所師
嗚呼哲人萎矣後進何依鄉人羅鄂州與先君託同門之好嘗卽
其行事爲之紀其篇末云公當盛年已爲太上所知有意於獎養
成就蓋嘗用之而公自信不倚數不爲當揆者所右比復起四方
日望其有所立逮官瑣闥適得意言天下事不以中廢故有所屈
兩朝以其耆德舊人言雖切直每降意納上方有意向公而公遽
以年引去惟公仕進之日不若家居之久所蘊旣不究於事業獨
其危言讜論見於朝廷之上有不可沒者夫以言之之難則知聽

而受之者爲尤難公所言旣用而其始終進退又思遇如此國家
於直臣何負哉先公天性樂易襟度坦夷凡所論事根本教化尤
爲得體與兄相友愛略無間言又以郊思奏兄之子饒承受所居
屋廬僅蔽風雨獨喜誦書多至夜分年雖高而益精明或問其故
先公曰平生不喜言禪又不善引導但少思獨宿耳與人交開心
見誠喜慍不形於色被容接者深以爲榮人或負已亦不與較里
有不遜者狂言無忌先公聞之曰此亦妄人吾當自反彼將得志
輕犯他人必自取禍聞者嘆服而狂言者愧死無地所居雜委巷
中嘗有顯者來謁久無應門徐自屏間受刺而出就其僕使傳茗

器其人退而悅服西蜀人士有過者云吾鄉至以比司馬公里有
或爲過舉者必曰金夫子無乃聞之輒縮朒不敢爲後進尊其德
行爲立生祠於縣庠尸而祝之今無異昔其正色立朝不事詭隨
職守所在必有建明至於君德之闕遺時事之得失人所不敢言
者必盡言無隱嘗曰自昔士大夫始進多務迎合稍如意則患得
患失不復能副前言以此爲人主厭棄未有委富貴潔去就而見
棄於時者也蓋其持論素定故自小官卽號恬退曾不以富貴易
其所守每於榻前論事則忠直鯁亮毅然有不可奪者其在瑣闥
封駁尤多嘗面薦晁公武龔茂良可爲臺諫率皆稱職又薦汪龍

文藻程顥學邁可備論思之列後皆顯擢爲時名臣又薦汪龍學
敷可備親民程龍圖大昌可備文學凡薦引人才必主公議而爲
獎拔曰薦賢報國也以故人多不知未嘗示恩於人始攝郎曹爲
當軸者所抑及居副端有疏其短者卻之不受後其子陳乞恩數
反賴成就因擊秦氏擯去不用迨其失勢無一語及之時人服其
厚德陳文恭公再登首相與先公素厚善時因陪祠南郊以疾薨
於位其子偉節貽書求墓銘義不得辭資政殿學士辛公次膺貽
書爲其母夫人王氏求墓銘始辭以不能再書勤懇謂某於從遊
中最舊知夫人之德尤詳俾述而藏諸幽尚取信於後故楊誠齋

跋語有曰後三十年得見公之文稿其首卽所作文恭陳公墓誌
銘也讀之終篇蓋自歐陽公王文正公之後纔見此耳隆興初孝
宗卽位厲精圖治時忠定史越王浩方秉鈞軸清問天臨疇咨是
亟疏薦吉士三十五人而先公實居其首載在簡冊炳若丹青晦
庵朱文公有書答汪伯虞云尚書金公先君友也熹頃歲嘗獲晉
拜於臨安三復來誨多所啟益若復得望見其衣冠而聞其謦欬
何幸如之其起敬起慕甚矣其爲當世之所推重如此有文集三
十卷藏於家奏議十卷表疏一帙周易解僅存惜乎餘文散落諸
父家未能裒集歸一自先公之沒七十有餘年矣簪紱凋零不絕

如綫未聞有振起之者每切寒心又恐歷時浸遠後之子孫不知
先公遺事遂泯沒而無聞焉謹叙錄其始末以爲家傳云
淳祐改元二月初吉嗣孫文剛纂述謹書

宋故知郡龍圖大監金公行狀

公諱簡字文剛號子潛由開封徙居徽州休寧孝芝里曾祖諱裕以子貴贈通議大夫祖忠肅公諱安節紹興間執法殿中以彈擊忤秦檜去檜死召用官至中奉大夫吏部尚書敷文閣學士贈通奉大夫爵休寧縣子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少保考諱侃朝請大夫通判楊州淳熙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公始生用父遺恩補將士郎嘉定十一年銓試中本經第一公生有粹質弱不好弄凜然如成人少長遊鄉校敏悟嗜學爲鄉先生所許可初仕潭州司戶西山真文忠公師潭得公喜曰端厚人也金氏有子矣每事凡議必

與及之由此名聞湘潭闕令使公攝事至邑首閱獄案知囚禁充
淹郎一一視輕重論遣人自以不寃縣計匱例重催弱戶以給爲
吏者公笞吏數十焚其牘他如竹木之和買行鋪之兌易凡於民
所不便者皆罷之民欣然若更生是歲大旱真公諭僚屬士庶皆
得言郡政闕失公上書指陳利病言多激切明年行勸分真公一
以屬之公跋履山谷問民疾苦纖悉無不寃竟因條上利便大畧
謂有司舉行荒政例使富民發倉賤直以售其名則曰惠民也然
富民虧利如割百計苟免而閉糴常由之民以重困宜因其鄉例
因其時價惟禁約其增直凡斗斛必自官給又移檄諸邑曰富民

遇糴豈其果不知好事哉欲錮之耳人心各有惻隱邑官最號近
民曷不以直情實意感動之豈無樂從者是歲甚惡而潭無饑人
真公以此多公薦諸朝調常州法曹有郡守負貴觸情陷人於罔
以公爲才檄攝李曹椽一日束劇盜就吏吏承風旨株連且數十
家公案驗皆無狀乃力明其非辜守陰使人悚公能爲之強伏京
官可立致公曰是違天也違天有大咎其何薦之能得守怒削其
俸公固執如初守聞而益怒下徙公爲具劾將上會被召不果去
爲湖南漕幕西山以書抵帥余公爍曰金某乃阜陵名從臣之孫
爲人端靜慤實昨爲潭之戶曹委以攝湘潭僉幕多賴其力蓋其

人實佳又遺公書曰賢者出盛德之門而能當官謹恪遇事審詳
殊所敬嘆拙政條目皆賢者所悉扶持整飭不無望焉其相器重
如此知奉新縣金人齧淮蘄黃浮光流民自九江岳鄂奔突而至
攝弓荷兵追逐老稚而據其廬舍僞立官標榜盈道上告殺傷奪
攘者日數十公鎮以靜重稍出奇計鉤至其桀至者數人正色叱
之曰若屬固爲亂耶抑欲得食也則再拜曰公能生我敢不唯公
是從公乃命佐吏與是數十俱使遞相識別籍其姓名凡戶六千
有奇口二萬有奇總爲三轄釐爲三十六部總轄三人令各州民
推其素服者爲之饒財者聽販鬻而弛其征業農者聽耕公私間

田而優其復。怙暴者募入赤籍，無告者諭大家，收爲庸保，勞來困
苦，悉以其俗治之。禁邑民毋得以流土分爾汝，更與約數條事在
令前者不坐，又申儆諸隅，輯保伍義丁，飭旗幟鼓鐸器械，使與流
民錯居，以相控制。衆然後定，初流民之始附也。浮光民李桂、劉文
遠、丁光祖造庭乞自當一部，曲亡何反，端頗見斬，巨室丘木爲堡，
柵分置，偏裨將結集，無賴千餘人，椎牛祭地，相呪詛誓而起。白晝
殺人於野，所向逃匿，無敢誰何。公夜召別部渠率，示以禍福，使自
相捕討。平旦果應，逮案未竟，有告其友黨謀，劫囚者同僚相顧失
色。公詐令從帥來，語囚請械詣府，可以計免。囚謾應曰：諾。公卽械

諸囚抱其具獄上府至則白府戮之乃言於制帥曰此輩自作不靖我是以有前日之誅餘皆瑣尾流離無所聊賴若不開其自生之路彼且謂餓亦死亂亦死憂未歇也計莫如因屯田而還之故土唯是資狼扉履將出於敝邑願少留意吳公淵是其議公即日下令告之故更爲之具舟楫糗糒厚遣之且戒之曰毋生事煩疆吏大帥不汝赦也皆負携感激而北邑賴以無禍帥竒其績表爲典國別駕士民聞將行詣臺府乞留詞旨甚哀王公墊䟽其事奏曰金某爲邑之最政平訟理人心悅服新令未必賢又或不如金某之撫摩輿論或惜其去宜蒙朝廷特詔增秩以勸懋功候其秩

滿而後之新任豈惟百里之幸得旨候仕滿王公移書曰奉新沛
民之擾措置關防撫摩團結井匕有條百里之民恃以爲安一聞
新命咸謂左右之去必有後患某旣聞於朝矣公黽勉復就職命
下之日父老子弟舉手相賀劉公希仁趙公陳公皆狀公理績殊
異而朝廷嚮用之意決矣在左帑建言脩敵理財二策曰漢祖新
敗彭城項羽方乘之其事急矣纔經七日則魏已不敢議蜀想其
數月累日之間凡百大計非惟月異而歲不同抑且朝行而夕見
效今陛下軫念三邊申命中外一日圖一日之功一月理一月之
事將帥當枕戈待旦如在戰場險要當葺補周密如防蟻穴積軍

餉使無他日師不宿飽之憂練邊兵使無他日望敵而潰之患又
言民力中乾國用亦乏臣昨脩員帑轄凡出納會計必深求其故
如貴戚親王俸祿有常制而非時錫賚與撥降營造皆當裁損闡
尹寺人廩給有定式而非時錫犒與希悅求得皆當裁抑百司之
吏充補有定額而濫進實繁以俸銀計之百官僅六千六百餘兩
而百司乃八千餘兩以春冬衣計之百官僅六千七百餘疋而百
司乃七萬八千餘疋又如部吏歲支鹽賞銀絹今雖鹽課有虧而
賞給不損皆當汰去冗濫限以定數朝廷皆是其說其轄封樁也
請曰封樁視他庫尤重當封培樁積以待邦國之大用今名存實

亡宜稍立規模痛革前弊否則吏姦滋長卮漏難防其末流有不
可勝救者因科別其條以上勾當考核舉無遺策知臨江寇餘穀
糴騰踊公切切議貸至忘寢食盡取西山規約視風土事宜增損
行之延進大姓於庭異語傾意曉以貧富相因之理言之發於至
誠聞者競勸又致幣帛羊酒以勸勞倡義者憲使鄭公逢辰奏金
某宣慈惠和究心民瘼舉行賑濟矜恤其民講究有方推行有法
千里耄稚鼓舞歡聲公聞之曰此職分事也要譽云乎哉郡有賑
民倉前守王公伯大所建繼者漫不加省公考究舊儲乃節縮費
務會而積之得二千七百餘石貯新廩以備凶荒淳祐丙午和糴

至江右帥司責臨江糴五萬石公爭之曰臨江自淳化陞鎮爲軍固不可以比他郡歲供苗米止七萬石邇師旅饑饉相仍上戶無儲峙中戶乏蓋藏今春及夏積潦盈溢復大雨雹饑民晷匕仰食縣官請於倉臺發義廩咨於巨室議勸分僅無轉徙耳和糴國計也然爲國者將本根是務殖而先撥之得乎總使怒出語譙公且將黥吏公爭愈力總使意解而諸司醜計久弊虧額上臨朝而嘆右丞相程公對曰陛下必欲興滯起廢非金某無可使者公旣被命登攬慷慨黜貪獎廉罷無事之食無益之費於亭竈利病且匕尋端治之如治家事諸場連廩積塩前後相乘愼耗不察惟以處

籍相授衆皆指爲不可瘳之痼公遣屬官出場吏不意校其積累
無所有乃言於朝堂曰此弊浸淫久矣隱而不言則某有罪言之
則可罪者不止某也願朝廷寬假俾某自爲計許之期年枵者實
滯者通歲入倍羨遷大匠詔曰朕念刁斗之仰供倚牢盆而贍用
載稽諸道課歲賦而輒虧厥有近畿佐邦儲而獨羨又曰惟不自
潤於脂膏是以克優於會筭述上旨也遷將作大監公昧旦視政
晡而不休事無大小皆自決夏六月始染微疾連疏丐免上聞之
曰吾方倚以治未可使去逾四月不賜告待其愈而用之公力疾
視書猶日齋居便室以俟上命郡致俸錢廩粟皆反之曰毋以病

尸君祿也未幾有旨攝平江兼僖事不拜上知公志弗可奪訖有當塗之命公復以病不能任郡寄乞致其事曰臣世受國恩自詭效功今日暮入地餘忠未訖自痛去家千里子年纔十二恐溘先朝骸骨棄捐願賜臣生歸鄉里旣拜疏卽處分家事織悉筆之書豫爲棺槨榻柎絞紵衾冒凡葬具甚備乃沐浴齋戒衣冠焚香危坐安然而逝蓋寶祐六年十月十七日也上聞而憐之誥曰士大夫便文營私者多盡瘁奉公者少爾淳熙名卿之孫克肖前人迭更事任忠而能力專城而民譽美煮海而鹽筴羨周官所謂廉能之吏今遽以疾請老嗟夫瀕於殆矣不可得而留矣進直小龍以

勸勞臣以識朕用才不盡之恨中書直後院劉公克莊筆也公娶魯氏憲使宜之孫女繼程繼鍾皆封恭人生子清公美鬚豐下矜嚴好禮衣冠甚偉望之如神人然氣象閑雅甚都與人交久而敬之不可得而親踈也雖燕居必以矩矱自整進退舉止皆有表識喜怒靡形於色利害不怵於心事變之來人方倉惶急遽公恬若無事時事亦徐就條理其涖官以明憚吏矯匕莫可誑奪至於興利除害若嗜慾雖簿物細故必爲久遠計所至以崇教化爲先務在奉新作新學校建堂廡哀典籍繼粟肉增貢士莊刊西山先生遺書以淑多士吳門有精廬祠尹和靖先生公擇知名士爲之長

俾與諸生講切將告歸斤剩緡數萬增拓之自始仕從西山先生
游終身不倍師訓寶紹間真魏諸公得罪去門人或更名他師公
獨音驛不絕舉步出言一以西山爲準心經一書口誦心惟弗置
也使浙西首取諭吏八條摹印以頒州縣平生不阿不隨不以虛
辭假人及中廢賓客益落門外可設爵羅公處之泰然時哦喜無
一事撓公私之詩以自况少時讀書蕭寺經年不歸所過目終身
成誦一試銓闈輒巍占前列或言於公曰以公之才學取世科名
直易七耳公答曰韋布之士或皓首窮經曾不博一青衫今以恩
入仕天之予我已多矣况欲求多乎不復應舉自少至老持身制

行益力飯不鑿田不式不爲達官改其度獨坐一室閱吏牘夜漏
下數刻四壁俱寂一燈煜然如與神明居雖經生學子焚膏繼晷
清苦殆不是過亦可謂特立自信矣寶祐登朝族而謀曰吾大父
之所植立著之國史傳之天下遭家中否未請以易其姪名者吾
賴先君緒業待罪輦轂下懼無以假靈後世子孫以爲已羞力籲
于朝得合謚人謂公孝於其先沒世不忘增其名與英德史君文
郁尤友善對床風雨因論范文正公吳忠義田宅故事相謂曰曷
日有餘力及此英德公先卒其子大鏞市田百畝以贍疏屬公喜
曰姪如是而父不亡矣因亦捐租爲祭田春秋享祀畫爲定式在

浙右復輟俸賜三萬緡以廣義莊從弟文輝父子相繼下世家貧
弗濟公字其孤如巳子孫垂沒尤賜恤脩至每新穀未升則出廩
餘下其佑半以食饑者其居鄉睦族大率類此常卜築近郭東山
古木修篁景物幽閒每杖策日涉曰樂哉斯邱我死必於此乎藏
其子清於景定四年十月十二日奉公柩封焉從治命也復自紹
定癸巳從事湖南漕幕與公聯僚案相契如兄弟迨癸卯登朝又
同班交好益密故知公爲尤詳乃列其狀如右謹狀

景定四年二月日中奉大夫尚書刑部侍郎兼太子左庶子徐復書

宋故知郡龍圖大監金公墓誌銘

中奉大夫守太常少卿兼直舍人院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兼崇政殿說書林希逸撰

大中大夫權禮部尚書時暫兼權給事中兼修國史實錄院修撰兼太子詹事豐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徐經孫書

特進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

新安郡開國公食邑七千戶實封二千五百戶

程元鳳題蓋

淳祐甲辰余初識公於朝中一見如素交居無何公去省鑰守清江余解翰直守莆陽余畚陽人公歸里徽與畚隣書數無虛月後

十年余屏居溪干聞公以浙西使卒又五年其子以狀請銘覽
之愴然曰此吾友金子潛也如之何勿銘公出名從家言動有家
法初補長沙民曹受知真文忠公以攝邑釐籍書賑饑具方畧也
自此爲文忠門人再調常州法曹有劇盜株連數十家公言按驗
無狀守欲強伏之力爭不已守怒移公征官公處之怡然主湖南
帳司用薦者五人知奉新縣金人齧淮流民突入境肆殺奪公鈞
致其桀數人語之曰若屬欲得食耶抑將爲亂耶皆拜曰願公活
我公使互相保識乃籍其姓名凡戶六千口二萬分爲三轄析三
十六部轄以邑士部以其黨耕者販者別處之怙暴者入赤籍窮

悴者庸大家立束約數條事在令前不問俄有異謀者公以計誅
之百里恬然徐請於大闡因屯田遣其歸具舟糧甚厚且戒之曰
爾母生事煩疆吏大闡不汝赦也其人感公至意扶携涕泣而去
臺閩上其事擢倅典國軍邑父老乞留漕以聞朝廷許之秩滿除
帑轄公建言庫有名物與籍異請覈會其實使其羨某耗具明庶
宿弊可革從之監進奏院以薦書讞奏諸道紛來從前謾莫考具
日月籍之至今爲定法監三省樞密院門輪對陳脩敵理財二策
其言曰餉素積則師無饑兵素練則戰不怯將帥閑居當如在戰
場險要必脩當如塞漏穴又曰邸第右戚有常俸而非時泛賚撰

降營造當損闔尹寺人有常廩而非時錫犒希悅求得當抑百司
胥吏俸銀陪於執事當省又條上封樁十弊朝廷皆是之出知臨
江軍寇餘糴貴公取西山長沙規約視風土事宜增損行之憲車
以治績聞其間有曰綏字間闡討求荒政推行有法曲盡其心人
以爲實錄郡有賑民倉積久幾廢公節宿補增至餘七千石俄而
帥漕總三司各糴於郡石五萬至十萬公以書諍曰歲入苗斛總
七萬石春夏積潦請之倉臺求之巨室僅七無轉徙糴雖國計民
爲本可撥乎總譙公欲黥吏公曰守可汰吏可黥民食不可奪諸
司不能屈遞減過半民德公牛車擔負爭先應令及聞公去父老

泣送踰十數舍奉崇道祠起知建昌軍又祠知撫州再辭改常德
府論者曰近之舍而遠是圖可以觀所守矣乙卯以大府丞召陞
對言人才最急選用必以心術聞望爲先又論守藏之臣任宜久
毋以計日望遷之官御長子孫之吏遷右曹郎官丁巳提舉浙西
常平茶塩義倉時醜計弊上銳欲革之程丞相曰必欲得其人非
金某不可公至推尋仍習窠罅日夜忘饑渴去冗員刷弊例塩本
無遠近必面給之言於朝曰塩以虛籍相授諸場皆然其來已久
隱而不言則某有罪言之則罪者不止某與其急於追尤不若寬
以求足許之明年課入羨數倍亭民竈戶得取所熙也然不待迫

而辨竅聞褒遷將作大監再留陞直寶謨閣然公以勞苦致疾矣
俄有旨兼攝府儀事苦辭改知太平州以疾請老進直龍圖閣終
於倉臺正寢晨興拜疏既手書家事纖悉與夫歛葬之具沐浴整
衣冠焚香坐而逝時寶祐六年十月十七日也享年七十有一階
止朝奉大夫公莊重修潔燕居如肅賓涖官嚴而明求民利病如
嗜慾事無大小必爲久遠計居鄉門外事不歷耳雖以才見用而
趣學甚深日誦西山先生心經閑居守書案不置初魁銓闈有勸
以復取科名者曰等是青衫皆可行志何以競進爲慕文正公義
田與其季英德史君文郁約共爲之英德卒其子大鏞市田百畝

以瞻公喜曰汝父不死矣及來浙右以俸賜三萬緡益之又爲祭
田春秋祀事皆有式字其弟文輝之孤如子歲歉下廩直周其鄉
貧者貸之其生平鄉善卒如是卜築近郊曰東山古木修篁往來
成趣嘗曰他日埋我必定於是景定四年十月十二日清奉治命
寔焉曾祖裕贈通議大夫祖安節贈少保諡忠肅父侃朝請大夫
通判揚州世居休寧孝芝里公諱簡字文剛三娶魯氏程氏鍾氏
生子一將仕郎清孫也

坐于... 亦...

長... 亦...

多... 亦...

或... 亦...

倉... 亦...

即... 亦...

以... 亦...



八矣東山汪王廟記

祀有功禮也禮有施報通乎幽明人神雖殊其理則一人之專神
既盡其至則神之降祥錫祉亦將不得而嗇矣故君子之崇明祀
也名稱欲其美封爵欲其尊築盛欲其豐潔宮室欲其輪奐凡可
施諸神者無不用其至焉亦以盡欽事之誠而爲民徼福於無窮
也恭惟顯靈英濟王雄姿天挺知勇絕人值隋季失御豪傑並起
海內俶擾民不奠居王雅以才畧爲衆所推爰集義徒保其鄉井
號令明信威聲赫然宜欵杭睦婺饒六州之民皆恃王之安免於
鋒鏑及唐高祖興大原王知天命有在挈圖籍歸之高祖嘉其忠

封越國公授本州刺史持節都督六州軍事貞觀初入掌禁旅息
禮有加焉既沒人人思其功廟祀不輟至本朝大中祥符二年始
封靈惠公政和四年以忠顯號廟額七年進封英濟王宣和四年
復卽舊稱加顯靈前後璽書悉徭登源神祠蓋王所居之遺址也
威靈並著封爵益尊別祠之廣徧諸郡邑而休寧獨無每歲旱則
迎香火於別祠之近者爲位以享之事已則徹民無所瞻仰紹興
癸酉莆陽吳侯敦仁東來宰是邑治人事神罔弗祇畏明年夏久
不雨侯仍舊俗禱焉旣入卽事顧瞻興歎曰此邦之人荷王之休
久矣而廟貌不建何以爲虔是禱有應當大啟祠宇以侈神賜且

使人有所依怙爲福無窮神鑒其衷應若影響不旋踵雨大至枯
稿勃興士民忻慶莫不鼓舞曩之乞禱境外民固恧然及是皆願
出財力以襄厥事得吉壤於治之東崇岡回環淑氣磅礴叅考甫
定遠近來獻惟恐居後木石瓦甍之屬不日山積工徒自勸靡煩
程督經始於乙亥四月乙酉告成於七月己酉爲屋凡五十楹殿
堂門廡高明鉅麗於王宮爲稱儀衛備設威容儼然神靈降依有
禱必應雨暘時若仍歲大豐闔邑稱頌皆以廟成之福而求文於
余以識之余謂神之功施於吾民也厚矣歷歲數百而棟宇不立
衆雖有志興造莫克成之今也雕甍飛陛創建於茂林翠鬱之間

而至者肅然謂他郡之祠皆所不及變前日苟簡之習而爲斯民
祈向之志且迓方來滋至之休侯之勤民至矣是可記也然余聞
民神之主也民和而神降之福侯之所以茂對神明而導迎和氣
者蓋有道焉不專是輪奐之美而已也侯之先君子嘗爲邑長於
斯矣慈祥豈第視民如子時方多虞兵革未息君外攘師旅內和
人民動皆得宜事蔑不濟遺澤至今未泯也侯天資旣高治術經
政復有所授其來是也以先君子所臨尤加意焉故閱時未幾衆
已悅服濟美之譽光於前人神之所以眷戀憑依而降福有繼者
其在是欤不然民志未愜而遽興土木之功以從事於祈禳廟宇

之間神將厭其瀆而莫之省矣其何福之有故余既知其營繕之
概而并以所知者告焉後之君子欲盡事神之義而爲此邦無窮
之福者尚其念哉

紹興二十六年五月初十日主管台州崇道觀金安節記

百年稱其以本道真華經史尤精易義思肅輔佐玉家主
人政德及厭遊

字聖學言惟聖言
于主理達乎至派具
之矣

或一勝子孫永

聖王之制... 民至矣是



...之先君子嘗為邑長於... 時方多虞兵革未息君外振師旅內和... 醉興二十六辛丑月既十日主督合州崇道購金安贈贈治術經... 必厥肯尚其必時是也... 賦而美以頌映香昔無窮之深于燄盡事賦之舞而為此我無讓... 必用極樂無其竟而莫之資矣其何賦之休姓余猶映其營樂之

忠肅公像贊

王十朋

廉靜寡慾學宏藝博識見之高制行之確誠一代之偉賢實萬夫
之先覺

又贊 夫夫主胸內香酌地露以喻不黃水 陳定宇

百年稱其名譽過庭觀其真華經史尤精易義忠肅輔佐王家主
司喉舌議論齒牙持衡秉政德及陬遐

又贊 貫子素

學惟聖學言惟聖言明乎至理達乎至源昂昂之氣翬翬之姿偉
哉一時子孫永思

曹郎中先墓產芝次韻

金忠肅公

佳城天與哲人居玉樹沉埋今幾時無復悲風纏拱木但餘和氣
耀靈芝清名凜凜人如在美瑞煌煌事益奇赫奕孝孫來景貺豈
殊泉鯉表姜詩

謝休寧金尚書惠臘肉

楊文節公

老夫畏熱飯不能先生餽肉香傾城霜刀削下黃水精月斧斫出
紅松明君家猪肉臘前作是時雪沒吳山脚公子彭生初解縛精
丘挽上凌烟閣試將一臠配兩螯世間那有揚州鶴

題雲巖

金子潛

中和山突兀與客共躋攀一笑九天濶斷雲千古閑杖行龍虎背
袖拂斗牛間願覓刀圭服乘風弄羽還

陪歐陽令君奠故宋尚書金忠肅公墓并立石表敬賦詩紀

事

邑人程敏政

桂漿三奠隴雲寒共識賢侯此意難泉下屢經新歲月人間誰問
古衣冠青山再下樵蘇禁白石重將姓字刊擬有頌聲傳故事無
邊光彩動林巒

和程先生韻

歐陽旦

寥落荒原白晝寒緬懷前哲濟時難北來風雨多頽屋南渡君臣

自毀冠獨立身為天下計孤忠遠付後人刊崢嶸石表青松晚十

里閑雲鎖翠巒

數丈深煙林巒

荷丈深煙林巒
數丈深煙林巒
數丈深煙林巒
數丈深煙林巒
數丈深煙林巒
數丈深煙林巒
數丈深煙林巒
數丈深煙林巒
數丈深煙林巒
數丈深煙林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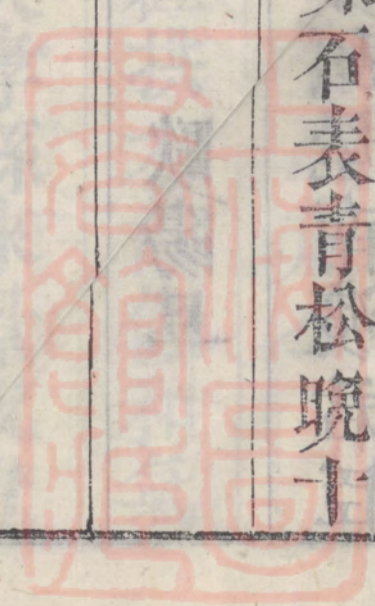
蘇樂三奠劉雲寒共痛
蘇樂三奠劉雲寒共痛
蘇樂三奠劉雲寒共痛
蘇樂三奠劉雲寒共痛
蘇樂三奠劉雲寒共痛
蘇樂三奠劉雲寒共痛
蘇樂三奠劉雲寒共痛
蘇樂三奠劉雲寒共痛
蘇樂三奠劉雲寒共痛
蘇樂三奠劉雲寒共痛

老夫專執飯不能先生
老夫專執飯不能先生
老夫專執飯不能先生
老夫專執飯不能先生
老夫專執飯不能先生
老夫專執飯不能先生
老夫專執飯不能先生
老夫專執飯不能先生
老夫專執飯不能先生
老夫專執飯不能先生

紅松峭迥烈冷香莫姑
紅松峭迥烈冷香莫姑
紅松峭迥烈冷香莫姑
紅松峭迥烈冷香莫姑
紅松峭迥烈冷香莫姑
紅松峭迥烈冷香莫姑
紅松峭迥烈冷香莫姑
紅松峭迥烈冷香莫姑
紅松峭迥烈冷香莫姑
紅松峭迥烈冷香莫姑

斷絲半米開圓寶心圭
斷絲半米開圓寶心圭
斷絲半米開圓寶心圭
斷絲半米開圓寶心圭
斷絲半米開圓寶心圭
斷絲半米開圓寶心圭
斷絲半米開圓寶心圭
斷絲半米開圓寶心圭
斷絲半米開圓寶心圭
斷絲半米開圓寶心圭

中味仙突匹與容共觀
中味仙突匹與容共觀
中味仙突匹與容共觀
中味仙突匹與容共觀
中味仙突匹與容共觀
中味仙突匹與容共觀
中味仙突匹與容共觀
中味仙突匹與容共觀
中味仙突匹與容共觀
中味仙突匹與容共觀



述忠肅公遺事

休轡植其少前後萬馬途河流決宇縣尺土爲之郭若人負持操
應得良史書南渡有聖相惡鳩京黼餘微旨出顰笑終身判榮枯
當時盈庭議誰識鷓鴣烏尚有矯七者老鳳鳴高梧一朝位橫榻
執簡宸庭趨臣有忠義燧欲蕤高城孤其人丞相兄請卽司敗誅
仗衛咸吐舌霜風飄玉除有喚大如屋引去神明扶不許踵朝迹
青山生白鬚網羅八百士煙瘴嶺海隅歿者魂魄結存者聲嗟吁
孽火欲延燎未足燒璠璣秦城王氣滅晉扈甘泉車鼎呂立耆艾
矩獲殫訐謨未覺年遽耄自是心逾孤上章願得謝臣齒今桑榆

石田不一頃越自筮仕初屏間出揖客不見蒼頭奴至今談素節
可以肅簿夫千年歛川水永鑒寒蟾蜍試草招魂句塚隧荒春蕪
附詩七首

咏月中桂

南園議作

誰將鷲嶺本栽植廣寒宮八月開花朗四時結蕊同香飄銀漢外
彩映玉輪中老幹圓時現遠條缺處朦世傳三種色我愛一枝紅
足躡雲霞表素娥贈滿蓬

清如玉壺冰

得廷字

張師宗月課

崑玉瑩青案蛟冰注寶瓶玻璃綠凍合漿露待和榮入夜轉晶迥

經冬猶碧渟虛明涵月影精切映仙溟不受塵埃染能侵几席冷
清風如可接持汝獻明廷

題蘇門節婦

吁嗟青城公夫婦著忠節沈氏嗣徽音秉心貞以潔十載慎蘋蘩
鷄鳴聞佩玦永言百年好詎意中路折時窮見真性刲股情所切
郎隨赴玉樓婦也矢同穴慷慨而從容志欵一何決凜々巖下松
皎々西山雪節義萃名門感歎爲嗚咽

黃山白龍潭

撫院觀風

黃山舊繞桃花寺絕壁龍潭深不流峽坼雲霾素鯉睡溪清日抱

長虬遊馮夷隱見靈光舞雀渡參差石影浮倏爾風雲巘際會數
峰霖雨撼神樓

賦得霜葉紅於二月花

勞縣宗觀風

桃李公門開不盡楓林霜染發丹枝今年花比河陽勝故似春園
二月時

題洞賓畫像

獨坐扁舟是阿誰手持羽扇欲何之開簾待放湖中鶴半壁雲樓
飛出邊

題北斗星

靜坐寒軒對簡編
高懸北斗映藜燃
忽驚屋裏紅光繞
掉筆乘鰲立一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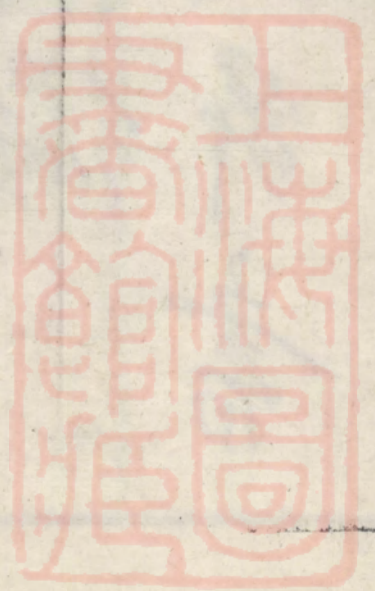
文以載道詩以見志
敬頌遺簡以志羨
墻傳不在多
百世猶存大雅

世江謹撰



雲山得，族情全。該譜後，
意悵然。有血氣，能通一脈。望精
神不貫，千年珠聯已。免了男
盛玉立，惟期子女賢。愧我偏居
孟陋學，那堪驥附手。同編
士奎敬題并書

此書之目
 卷之二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續修凡例十條

一譜式兼歐蘇前圖後傳五世一圖下加一世以起第二圖至分房屬派則首書某公支下某公派長房系明則續提二房以及三四皆由是而遞推焉庶房屬不紊而支系分明

一梅岡蓮池及沙塘分爲三支令閱者開卷瞭然庶無混雜之弊

一生沒年月前譜失載今當細查增入果無考據不必空白

一凡遷徙寄居遠地其可知者例應編載其不可知者姑闕之以俟遷寄者之子孫得以追尋也

一墓圖壙圖後註明某公某氏及內位外向不但世遠可考亦可永免道路城郭溝池耕犁及勢佔之患未葬者不書以速人子之阡塋也

一婚禮嫡婦則書娶續則書繼妾則書副室間有生子而改醮者祇書會

娶某氏使其子知所出也

一凡妻妾之子各從所出則生不紊照齒列之則倫不亂

一立繼原以接先祀其名分不可使紊於繼父下則書其第幾子來紹於生父下則書第幾子姓紹某人爲嗣若外姓入繼者註養子倘立弟立姪孫則名分顛而昭穆亂並芟不錄

一姓名間有失攷者書此口以示別令不得妄增也

一名字凡有犯

御諱及

先聖名諱者無論存亡理宜敬避

蓮池金氏中門宗祠記

聞之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誠以宗廟者上以奠祖宗之靈爽下以篤子孫之愛敬典至鉅禮至重也蓮池金氏自和公肇遷生三子長隆公次與公三瑞公分上中下三門向各有祖屋以爲棲神之所後惟中門隆公子孫日蕃岷山與元煒二公嫌規模稍狹上之不能奠本主下之無以聚宗族嘗拳拳以建宗祠爲念乃慮功成浩大贊助少人恒有志而未之逮雍正十三年延至乾隆乙卯歲始和衆商確欲仍其基而擴之而董事者無不踴躍贊襄起于乙卯歲之春迄于乾隆己未歲之冬越五載乃克告成規模宏敞結構精嚴丹楹刻桷而堂廡煥然一新庶幾祖宗之靈爽于以式憑而子孫之愛敬因之愈篤由是支繁派衍綿瓜瓞于無窮子秀孫榮肇人文之蔚起胥于建祠基之矣今值譜牒告竣因叙其事而爲之記

全
以
綱
目
序
言
卷
之
一
首
道
光
九
年
歲
在
己
丑
之
仲
秋
月
同
邑
後
學
銀
峰
陳
文
漪
敬
書



